周易時論合編

皖桐方孔炤潛夫論述

孫 中惪 中履 中通 中泰 編錄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平聲

玄子曰上篇言聖人作易之理備矣此下篇之首專以動言蓋易書之作教人愼動愼動莫若正故獨提貞潛老夫曰冬煉三時貞所以爲元亨利也正貞同聲信智同位以貞宰物以信用

賾必別必序而後天下可得而理矣故歷歷指之不得其同時皆備之寂然正不得其漸序統列之歷然也象與像此象字應。爻與效此爻字應。智曰易貴前用故指其中而貞其動此下繫之首章所以易簡其險阻而消天下之情相忘於天下之理也淮南子王弼虞翻孔穎達陸震陸德明以為伏羲重卦鄭玄淳于俊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馬遷揚雄皇甫謐以為文王蓋羲所重也諸家紛紛耳諸家又以十六三十二疑邵子之大橫圖者是井蛙也至理一合无所不合萬事萬理以數為徵從此千萬皆兩倍中用參而乃信不及邪朱子尊邵子是真卓見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全節上四句明羲畫下四句明周易下言生乎動動以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詞有吉凶悔吝人不動何嘗差乎一吉而已導曰四在其中皆推出一步變在其中未即變也動在其中未即動也然物理隱括實盡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導曰遂承動字急下轉語聖人藏密與民同患皆為此字作計周子言慎動所以慎獨也潛老夫曰功業見乎變者用也而有不變之常則雖在動中而常不動元善易簡之理是也在子曰

孝在臣曰忠遇事物則理義始顯而矯枉之流不言善惡遂欲
禁動蕩翻而言動本不動者則抑理微行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立本中象文節變通乎變動節全日義易錯卦周易貞悔天下
賾動一正一反盡之
吉凶者貞勝者也 姚信本勝作稱
兌易曰貞厲亦吉邪禍亦凶貞邪者易之所以告確也吉凶者
易之所以示發也確故愈神發故愈貞潛老夫曰聖人之情編
豈得已耶人人趣時矣假托變通以爲時中而玄士又指凹无

以訴分別則磨揩兑聖賢縱舍盜賊之鋒傳舍是與非猶可以
兌之秘尚曰非狂泉乎此一貞字真大霹靂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去聲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
者也
兒易曰莫貞於一莫神於二一鏡鏡相照百千无窮以爲生生摩
盪爲知立本貞明惟此兩鏡而已乎潛老夫曰神二即以貞一
非執於移爲常不變也貞觀貞明以可見藏不見者常不變也
此曰貞夫一豈顢頇不分之一耶盈兩間皆氣氣凝諸形而所
以者亦彌之過事物而當然之節者焉猶之卦爻之時位也洞

徹所以之用於當節而直於時位也則福不必倖禍不必辭豈非常操其勝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確說文作隺）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妥）

潛老夫曰此亦從動處見其確然隤然示人也易簡之善貞即一矣一即貞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潛老夫曰效此像此明其至一而不紛者也智曰於此悟得始能自知本領不負乾坤天下火坑動如平地然聖人告人直是爻爻冰淵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玄子曰爻象動乎占吉凶即見其際故以爻象在書者爲內吉凶在事者爲外理有同然觸之自應功業亦見所謂變通盡利也惟恐不與吉會者聖人之仁而惟恐不與正合者尤聖人之義也不論吉凶惟以貞勝而歸於一者則繫辭覺民之本指也故曰情見乎辭不則瞽史巫導曰聖人善世本願悽惻不禁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乃知太上忘情非篤論也象爻變辭吉凶字逐一結之潜老夫曰不能不動即不能不功業功業見乎變能不嘆巢牧乎聖人之情苦矣故著大德之

生守位之仁而詳理財禁非之正辭為萬世貞動之政府。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寶作保）何以守位曰仁（朱子曰今本作仁呂氏從古作人今按陸德明作人王肅王伯王桓玄明僧紹本皆作仁）何以聚人曰財（楊甘泉以財為承林之材亦不必）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董子曰。天使陽布施于上以生歲功。使陰伏于下。積于不用之處。而時佐陽。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也。韓康伯曰。无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正辭者。正名也。

元公曰。乾坤示人以象。聖人示人以辭。然聖人覺世之情。正體天地好生之德也。養斯民以財為命。隨財習非以戕其生。聖人

以義制利而正辭禁之然後民明于趨避而免于不教而殺之虐矣春秋為刑書大易亦禁書也好生之德得寶位而大行包犧諸帝皆得位聖人也綱耒等事皆聖人理財也玄子曰天地惟以生物為事而又生合德之聖居君師之位而後天地所生得以各遂其生陸續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理財者備物致用立成器也以乾坤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序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而五行皆可得而財也既理其財又為之立名定分以正其辭而勅法以禁其為非此義所以仁之仁義即以利之利之即以理之者也潛老夫曰

大學格致不過還民之好惡而歸于理天下之財以義利之此章揭明貞一以善天下之動已括盡矣吾嘗曰令安生理之聖諭是眞聞道之歸實語一部全易萬世莫能奉此聖諭而已止有在世言世出世原以經世以徹屍而神其毳衣耳彼希慕仙定以言性命者不近人情而高自錯者放言土木以委化者犬乘久呵何況易準然百物不廢奚礙其一物耶獨是不安于四民之列而遁上遁下勢必滅理逞慾而樹幢𠚍教是易之流涕防辯者幾則在乎浚振執隨危㸃迷復之際矣

右第一章 學曰在天下曰一在聖人曰精一主貞易簡彝成惟主能吉凶同患潸老夫曰此承上篇富貴聖人

蓍龜三段。而勉萬世之君師不必舍易簡而別求奇方也善動以貞。貞勝以一。善一天下以易簡。善易簡天下以情善以情貞天下之性命者。理財而已。極後世之高談大道出格變起者。无非取食也。任德不任刑。而即禁天下者。正所而已。極後世之縱脫无憚。必巧為說以自解。固无柰聖人之辭何也。辭之神也。在以卦爻示人。又在以蓍龜發貞勝之典謨。而辭象變泯于萬世之鬼夢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古作包犧。孟喜京房作伏戲。馬作虙羲或云庖犧以網獸為食名。智按古。四聲通轉包與孚通。脆作脘。捊作抱。孝即苞。浮通泡。隱公九年。盟于浮來。公羊作包來。可證包羲即伏羲。孚俯付伏。蓋古呼包如孚也。主去聲。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漢書作察法。諸鳥獸之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乾鑿度引孔子曰。中觀萬物之宜。王昭素謂是與天地之宜。司馬貞史記補引此。无天字。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子曰所取不一。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承上言理
財備物致用成器之事。導曰觀者往別其倫取者來比其類聖
心全體太極。猶然不廢觀取。自古先師心聖人易簡錄曰世人
但以塊然之形爲一身。俯仰不知所以觀遠近不知所以取。作
易者之憂患。何時而已哉。兒易曰聖人窮觀極察。忽形一畫。一
畫即包諸畫。後聖辨之。明其物始。兒初墮得其氣能回殊死區
之魅者術斧初謀。傳以符禁則能禍福。蚘出蟄下喙寄物爲蠹。
元鶡鴟乘春相目。不能先鳴聲者氣決立絕。凡物之怪皆聚于
始理之始者豈得不著與乎。集成曰伏羲開天之畫。一曰食順

其自然神農闢地之聖。二曰負順其自然黃帝堯舜理人之聖。通變宜民乃作政事。云爲養生序終等事。潛老夫曰家羽南氏作十三卦。應十二官圖。而始于吾撫楚時。見李愚公說始帝出之卯。而乾坤合卦。則儼然于午矣。十三者。藏閏之表法也。紘巖其確徵也。乾合掛之用策也。朱子謂龜文十五。而兩邊挿八。外圍二十四。今按中曆乃五八相併爲十三也。日與天交十三度浦三乘八八以合甲曆。而亦十三。爻皆有至理。謂爲觀取通類之一端。何如。人不察。遂不信。反譏濟術。是可歎也。既已格破堊貴全隱之物。神奇臭腐。何精何粗。何內何外。則在世言世。備物

致用以此徵質物理窮年可也薪火可也等之博奕可也刻意鉏抑窮理格物之質實飲食以辨遝其虛涗詐人之炙影奇方耶甘心狎侮遂其固陋哀哉。衍曰未有天地前先有圖書羲聖人者昆侖天地之備書客也智每歎虛空无非卦爻象數聖人格通處處表法後人好徑苟偷覬得電拂非以空拳禪眼即踞荒高獨尊。況膠訓詁膏詞章乎。況世味乎。以故天地生成之實法差別閑防成務深幾神明必有抉徵示後者此老父所以晚年孳搰不休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今𦊾作 罟古作㒺）以佃（古作田）以漁（古作魚）蓋取諸離

胡雲峯曰民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鮮食乃其先也南軒曰古獸多民少此非徒鮮食所以防害安居元公曰制器尚象始於離終于夬以夬之爲用大矣哉前言作結繩爲網罟後言易結繩而爲書契首尾相啣畫卦之初已開萬古文字之祖矣離言世以不包于易哉離火克物之尤也内明炳炤遂發殺機甲胄戈兵皆從此起所以除害而護生也兒易曰天予龜馬以圖罕所予禽獸以爪角欲以卦畫事龜馬不得不以網罟治禽獸故曰太昊之世鳥獸虫虵懷其所毒者畏網罟也潛老夫曰鴻[illegible]之痛深哉如率獸獸焚網者何邈曰二一巽顛倒爲結繩兩目相

罟爲網罟兌兌巽魚爲網罟中佃漁。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揉食貨志作煣耒耨之利以教

天下蓋取諸益

遡曰益之坤爲田巽長木震剛木長木進退于坤田之上知爲耜。耜則柄而乾金刻之剛木震動于坤田之上下知爲耒耒則貫鐵之由木艮手揉之曲也揆漁之刻同導曰此粒食也立教之夫无若耒秬故申之曰教攷曰遂皇氏教人漁東戶氏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大巢佚衣擧領皆在羲前。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

鄭合沙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嗑所取食貨生民之本也玄子曰周官三市式初朔日中耳五十里市各致其民是也離日象震足涉大塗互艮徑路致民象坎水艮山百貨所出象以有易无猶物間之齧合也古說取音隅通曰復之雷在子半則商旅不行噬嗑之雷在日中則交易而退然則錙銖之筭通于天乎故市之道不可論交市之門不可論心也濟民之用无若交易故曰得所潛老夫曰凡物理人事用卽是二二无不以交易得所者其幾可惕故貴日中以照之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古一本无此三字）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古作佑）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孔仲達曰黃帝即云堯舜畢舉五帝之終始朱子發曰二老合者无為也六子自用也十三卦獨乾坤合為一卦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秦始離之此服妖也象則乾衣六幅坤裳十二幅義則尊卑周易所首也玄子曰神農與民並耕草衣无辨貴賤之等八代而始有典禮文物禮達而分定所以通變而神化也尚賢揚善不言而化自天祐矣導曰兩使民字靈

光剡剡乾坤交泰黃帝堯舜適乘斯運合兩卦爲一義合三聖爲一代與他卦一時一事不同全曰以下九事皆黃帝始所言堯舜者肇始于黃帝而備極于堯舜也淇澳曰聖人不待其窮而變則爲神化五伯出于力之一途不免顛倒衣裳易簡錄曰堯學曆象日月星辰天學也舜學封山肇州濬川地學也蓋取乾坤以此文王時將乾坤重一整頓。

刳木爲舟（陸德明作挎）剡木爲楫（陸作掞古楫作檝）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一句）蓋取諸渙

詁曰巽木在坎水上又上五畫中虛舟象初偶楫象川塗一通。

則萬國通矣。

服牛乘馬說文作犕牛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四字蓋取諸隨

遡曰隨以巽繩御坤牛。曰服坎脊加乾馬。曰乘。牛後見乾馬前見兌乾。重而兌陽道。引重致遠也。凡陽陰即乾坤也。以變言之。亦可。謂震本坤來。兌本乾來。亦可。下動上說。輪轡從此馭矣。隅通曰牛生犂前。則子行毋前。牛生犂後。則子行毋後。隨其天也。馬劣喜前。駑者喜後。隨其性也。聖人絡馬口。穿牛鼻。隨其性而已。

重門擊析說文作㯣又作欜以待暴客鄭本作虣蓋取諸豫

豫一陽界于五陰之間。關象也坤爲闔。五體爲艮。艮有關義焉。
析以威耳象雷震聲。陽也。中爻坎盜詁曰。川塗通而暴客至矣
故言禦暴。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
詁曰粒而不脫粟故使精之。震木艮土。上動下止互兌毀折省
坎陷臼艮手舂之。此亦小事之過精者。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諸睽
黃氏曰。兌金離火相克殺幾也。兌金射離中而穿其中心故睽
有張弧象。後世聖人。猶是聖人也。而世已後矣。聖无污隆世有

升降矣焉六初曰物皆自具爪牙之利人安得无弧矢之備上古人爲獸食人去獸亦不遠自聖人出而人異獸矣然而世降化衰人心奸險則甚獸也況有教率獸者乎故聖人終以明辨爲威行其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世說文作後代）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潛老夫曰營窟橧巢之爲四阿兩下也法象備于居矣考工謂棟尊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以隤下爲宇也四剛而上二柔象之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下大壯也此一宇內也故並大過之

死事。與書契之夬夬同收焉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衣去聲）葬之中野（漢書作藏之）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淇澳曰。石槨者愚。裸葬亦矯。延陵之葬其子。高致也。詁曰。有虞瓦棺。夏堲周。殷人以棺槨蓋古有木制而歷代雜用也。事莫大于送死。故取大過。遡曰。兌毀巽木。中堅外方。納枯老于中。二巽長木顛倒爲棺槨云。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白虎通作理）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遡曰書契所以决小人之姦乾兌爲金能斷亦决義也下長剛而上柔亦筆象全曰書古以刀筆竹簡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五六之數而中分之各執其一合以爲信也自一畫至五則爲又至五而變夬有五奇而變上畫故象之淇澳曰自乾坤至夬又一乾坤也易簡錄曰天王書即位崩薨治統也玆敘通統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書作與歿若湯武竟入革命亦嚴矣哉黃琥曰蓋者非先有易書而必取此也易爲物理盡變之書萬世莫有外者耳陰符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其易之謂乎十三卦中乾坤而終夬雜卦始乾坤而終夬寓意深矣綱呂

耒耜衣裳舟車杵臼弧矢宮室棺槨皆木之功用也故震巽先乎六子而春木王于四時潜老夫曰十二琢圖始卯而乾坤居午終以書契決于寅左為人事之權信有寓言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孟京虞董姚像亦作象）

邵子曰假象以見體而本无體也郭子和曰易指理言象指畫言像指天地人物言蘇傳曰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其似似者而日遠矣朱子曰三百八十四皆自然之象如鏡相似物來能照即如

潛龍。亦一象也。自天子至庶人、隨來皆得。元公曰、前章皆尚象制器之事。故此章直以象明之。六經皆象教也。潛老夫曰、南華寓言、窺易之似而駘蕩之者也。榆櫕海函。文加廓焉。因而爲讖語、寵激因而競新逃玄之流、專護之而晒正告、賤徵質則失聖人之言、違之遠矣。玄子憂人以得象忘言之解、遂併倫常綱紀。指爲魚兎筌蹏、此與子輿同懼乎。智曰、象也、如也、寓也、皆明其二而一也。又能明此表法、則上下貴賤、一切歷然、皆是肖象。皆是實象。豈容執全有全无之大見、而荒人倫事物之貞邪主僕耶。文周孔子以辟正之、賴此公證。

象者材也。

導曰似以立體。眞待自得。象譬則木。花實殊根。故曰材。不同質也。爻譬則木。方圓肖物。故曰效。无自體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胡仲虎曰。卦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潛老夫曰細分材效以直民用。原不容人漫汗也。聖人作易。不假一毫智力。而即足以窮萬世之智力而收之。即足以養萬世之智力而泯之。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全曰吉凶由此出曰生。悔吝本微。於此而顯曰著。潛老夫曰易

本生成之道而節民理民之法詳盡易簡極矣易因吉凶之二乃貞太極之一範因福威之二乃會皇極之一而一即二二即一不待說也說之亦以醒聵旋求道之妄耳。　曰懼以終始全在悔吝之著機轉其幾便知不離吉凶之場而即出乎吉凶之世

右第三章　潜老夫曰嘗空作易借奇偶以前民而吉凶是非如判有然以象教番日手真信聖人毫非罡設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詁曰此解六子之卦尊白從卦畫看出无義之義偶通曰火不明于日而明于夜陰盛而陽始盛也水不寒于冬而冽于夏陽

多而陰乃貴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韓嗣曰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朱子謂陽卦五畫陰卦四畫以偶作一畫也隅通曰月盛而水之勢進陰愛其類也日中而火之光微陽專其權也其在于天月初起而星隨日方登而星退矣陽專其權故陽奇陰愛其類故陰耦。

其德行何也（去聲）陽一君而二民（仲長統傳引民作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邵子曰萬物皆以陽來則生陽去則死故陽爲貴詁曰陰陽雖

相勝而无兩大陽爲君道陰爲民道不可易也人盡民也君一而已主必致一民无二王宋史姦臣傳曰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兒易曰陽陰亦韋弦也一王二輔則輔有功以其王正而權獨雖輔過之亦不能姦也然易防六子而不防乾坤六子學乎乾坤者也不可以恣其情乾坤者易之所不疑耳先天六子三陰者位皆親乾三陽者位皆親坤觀所親則知所救也又曰凡卦主獨陽獨則奇爲令偶爲氣陰獨反是冬春水木陽生陰成故卦陽而氣陰而陽月多寒月令冬數六春數八從偶也夏秋火金陰生陽成故卦陰

而氣陽而陰月多熱月令夏數七秋數九從奇也故兌三男之氣者皆陰兌三女之氣者皆陽卦分二氣爻分三候是七十二候之歲德也潛老夫曰未嘗不互用也而陽明與陰暗純德與疵行中和與畸偏時乘與諸蕩忠恕與己甚王霸正偏豈可不辨

右第四章 朱子曰陰陽二氣而聖人扶陽故繫辭之潛老夫曰總為貞動而著德位仁發之政府故引聖人之成器立法皆象教提撕萬世之幾者也幾分為君子小人故自為問答于此无悔之象數中指明至理即此率理使人不疑

易曰憧憧往來 京作憧智按古重童通用 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焦弱侯曰上繫七爻起中孚下繫十一爻起咸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自然之數也益信往來一切見成矣知其同殊塗皆同也得其一百慮皆一也余馳求多年而始窺本心之自无皆譚者說之王陽明荅陳九川曰實无无念時念如何息只是要正靜亦定動亦定定字主其本體也

張二无曰息念乃奪人之藥故貴活句黃元公曰此章發明心學以見下經首咸恒之義前後連貫先說何思何慮中就知幾

致一。末說立心勿恒或正言以明宗或反言以盡用總是闡明

心地法門。夫无心非一无所用。特无妄心耳。即此知幾。即此致

一。即此恒。但下巳往之工。自有將來受用。何消籌計乎。精義利

用至于窮神知化。真无心矣。動念便爲陰陽吉凶所拘。學者未

能當下无心。且就動念微處。收攝精神。則介石之貞。不俟終日

而可識矣。中間節節相關。發揮精義入神。利用安身。而首咸結

恒。其旨明矣。陳臥子曰。聖人體无。未嘗求无。无者未之而益有

者也。彼湫然靜寂。而常若幾之欲發。則危矣。豈若夫子本无意

之可去哉。易意曰。思慮二字。安天下上。便自渾忘。潛老夫曰。全

易皆心學也天下皆心學也此十一爻隨舉造化人事莫非精義入神之何思何慮也開口兩呼天下何思何慮豈離事物而守質彩者耶緒山曰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汝中偏標四无則毀象魏而倣雷拂先岳深于別傳尚且笑之聖人曰无非道體也何象非无隱乎不用標也生老病死必不免者不孝不弟乃當免者教養互通內外交治故言省兗言循序言職業言勤儉言學問士倡四民文傳四教勞之妨安即薪傳火乃以備物致用就人飲食任人損益以為往

來而享此本无增減者也孟子舉不學不慮而即表仁義爲家
督總以善天下之用安天下之身而各正性命矣彼借兒窟之
盌懸无上之幢其迹嫌于偏僻不得不隱劣而顯勝以圓語護
之而大成爲天日治教之正牙視事者偏上則惑民藏奸豈得
專以掃踪滅跡諱善諱理訶抑聖賢傲哮吼夸總殺耶如此章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亦諱之刪之耶况人世卦卦爻爻之踪跡
本不待掃掃即滅帝王矣螯存爲窮神之入徑室中之煆煉也
身徑出門亦不守也聖人明合造化人事爲圖書明示辭變象
占之研極處此尊親有別之爻位俱所以精入致用而時措之

宜如丁牛輪扁即謂之无法可得可也豈以充類壞日星之法哉充類致盡何者非妄欲逃乾坤之外其妄更甚必曰舍妄无眞不分皂白此詖邪之流所以敢于宄賢縱惡之根也豈可訓乎聖人知往來屈伸藏 一之理故不鐸悟字惟鐸學字各安生理是何思何慮之天下也故首示以即感是寂之咸惟以精義爲窮理之飲食而知化還之未知故曰愼思之曰思无邪曰研諸慮葢謂與知不知之費隱飛躍場正當使之由所當由知所當知而神化在中矣人爲身累不能窮此精入之理故示之以困而以危與死 之又醒其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則喪偶无

家終何益乎。身以動爲括。而道不離器。故示之以解。解其已甚
者。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則康莊平坦矣。物理以獲爲用而利
福祇以獲禍。故利器藏之君子。而小人不可盡解。於是示之以
噬嗑。耻畏勸懲。所以爲小人造福也。故又示以噬嗑罪凶之法。
揚其善名而起于積小。又有詬名以捉于取名。大言貶孝義爲
小者。民爲所愚。相習大惡而无忌憚。竟不自知。誠可哀矣。人何
苦罪君子。罪仁義罪名教以自掩乎。正其良心。必不能自掩而
姑爲此洸洋也。又或无身家。而輕爲行險以驚愚也。嗟乎。名教
至安。常使家給人足。而勤生食力。各自冰淵。故即以身家之累

一而繫之是否所以保泰也此帝王以戒懼之中庸爲比觭蔵栗而行所无事者也平居情學掠虛出則折足覆餗皆无忌憚之餘颩荒人以洗不學之耻而兒佷貪逞不反者也故示之以鼎貴用又貴慎也困非所據不耻不畏縱惡忌善强任敗鼎而巧遁交匿世道交喪致使名教大賤陰氣奪人責在知幾之君子矣故示之以豫不諂不瀆有介石之幾焉微彰剛柔貴乎知耳幾微于拮復以自知故示之以復能知不善則得一善矣參兩之中即以致一損益之用妙于得友此百慮而一致之所以知化也故示之以損精入神化始終在乎立心安身易心定交此

天人內外往來屈信之大幾括也故終之以益而藏恒以應咸焉窮神知化豈外此倫類推感而別有奇異哉損益益損適還其何思何慮之天下而已矣往來生死屈卽是伸循往來者憧憧絕往來者又憧憧始於不精入以窮理而遂有歸理以爲直決者忌諱脩省勉强徵考等言而專以通冒之虛語號爲聞道奮髯矜詆豈非聖人之所憂乎朱子曰時時窮理之謂居敬夫豁悟誦讀操履事業皆學也塞古今可言不可言者皆理也立志好學切己憤竭則窮理乃琢磨也徹上徹下而立于下學上達之中道則窮理乃茶荈也適生于知父事君之天地適爲此

士此時之士夫誦法周孔範俗誨後乃欲混人禽爲一以反戈明善之君子乎散木逸人必不臧否而圓成一實者正宜聽金玉條理之節奏所貴明善則咸以虛受立心之恒不恒于偏僻矣是主教者所宜知作易之幾在乎轉此薪火使人享其何思何慮之天下也豈曰本自如此而委之云乎不如不言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姚作伸智按古人信伸同聲同義即有其義淇澳公曰信者時至而應也竟作信字解朱子從韋昭讀）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蘇傳曰皆二也而以明一惟通二爲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成

象成形又曰進退晝夜又曰闔戶闢戶皆所以明一也今曰有感之往而屈者必有應之來而伸者伸復為屈互相為感而功用不息故曰利生正曰此咸之蹇人目多難多思蹇之屈伸通于龍蠖舉反遠頭五言往來聖人不舉蹇卦而但言往來之義使人感歸于无感思歸于无思反身體虛以受天下是神化崇致之旨也易簡錄曰孔子釋咸四初不言如何應感但言日月寒暑尺蠖龍蛇使人自得之際天蟠地惟一感應非在外也屈之尺蠖未也又贅之以龍蛇

曰言往來屈伸而无往來屈伸者一其中矣元會猶是也生死猶是也鬼神猶是也以種極

荆棘之天下而舉此何思何慮即大地无寸土矣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然必絶後重甦乃能知幾一致伸卦爻于天下屈今古于環中精義研幾推生而已是易固天地之利器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陸作地以存身也陸董姚作全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蘇傳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至命也辟之于水知所以浮所以沉盡水之變而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自善游矣況操舟乎此謂致用也心閑體舒則用利身安也物我莫測而德崇矣崔憬曰神无

方无體義則有方有體。故必精義而神可入。入以義合神。窮以神合化。化則造化往來屈伸。皆由我矣。導曰。則者理所必至。指方來之感。以者理所自具。指見在之感。見曰。龍能爲蛇。是其蟄也。智曰。非倚何思何慮之天下。而奢談極則也。琥頑之愚乎。蝴蝶之蕩乎。蝎升見即消。且遇寒。能不喪身失命乎。兵蹄神我彼亦自有其屈伸也。義一不精。終身誤用矣。邵子曰。寒變物之情。大屈即是大伸。必先死心。深參切己。人爲安樂所埋。何能自知煅煉。甚矣困阨疢疾之能變蟄君子也。蟄能小大其身。猶能錯綜其變。不蟄不專不精不化。蹈騰之錯綜。雲海猶馬龜之刻畫

天地也幽明之幾如數一乙何用不我陰陽鬼神莫能移我身安極矣聖人于一切理能善用之是琉璃瓶貯獅子乳故講屈伸自由之學而以天下萬世為一身時時安頓天下萬世之屈伸而痛癢之以適用其性命為各正其性命无天下不堪之巳甚故不待破壞天下以自尊蟯愚蝶蕩蝸升寒號聖人容之而必精其義以易範圍曲成之恐誤天下也至于因病下藥亦不執方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潛老夫曰徑言不知不得也徑言可知不得也徑言知即无知

不得也故曰未之或知即曰知化其教人致知之則曰可知者知之以可知不可知者知之以不知善會通者即可知知不可知猶形影也往來也豈騣以不可知者駭奪而建鼓擂冑乎化則化其高下又化其无高下而漸序歷歷甲乙還其甲乙仍與百姓同此利用安身之德而已此所以為神化之盛德也有何思慮習日知幾致一之知即未之或知之知凡思慮中皆有何思何慮之天下焉謂日月寒暑爲朋從可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陸德明期作其）妻

其可得見耶

象正曰困之大過也當困而困當失據而失據聖人亦不之非也各非其所則雖不懼无悶聖人亦哀之矣兒易曰萬物皆以剛據柔蒺藜與石豈柔可得據者哉是小人悍然而思竊據世辟諸人妻假夫衣冠以號于人曰吾即夫也誰爲其妻乎嬰之冕郊天地之痛元公曰困爻反明利用安身解爻正明利用安身噬嗑二爻反言見身之不能安也否爻言身安以保國家剛折則身不安之象也豫復提幾以應精入致一應一致恒咸天下无深淺觀以明心學耳竹西曰火性向上故各爲萬物之

喜機。水恐勝喜。故死爲養生之毒。樂皆往來屈伸之至理。聖人因以拔人生死者也。心學全在困亨。而三爲惕位。取此爻者。示處困非其道者。深可憫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象正曰解之未濟也以射隼者解狐可謂慎于辨物者矣。利與不利疑信之間。淇澳曰不器之器。是以可藏。鬼神莫窺。動則恢恢乎有餘地矣。况易曰縱隼養奸。不斷反受其亂矣。鄧侯違諫

國移楚嫪守珪失刑禍延唐祚五王墜謀亂生几肉汝愚遺慮
權歸閽門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此譽斧也墓門有梅有鴞
萃止此咎梅也意曰政者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世言權謀者
下矣潜老夫曰何思何慮者一也而因二貞一之權惟在以正
宰餘所謂首鋭足之无首足也困解二噬否嗎伸宰理以彰之
豈可緩哉解象赦宥而此獨取射高之上爻何耶撥亂射一渠
隼而脅從盡赦矣中庸射一无忌憚之隼而叅賛矣鄉愿乃拇
也人禽之別能不悚然世且欲焚赤族之器是何心行危矣哉
主此器者安可不精龍蛇之義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勸正作動不威不懲說兆作示威小不懲大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趾一作止

象正曰噬嗑之晉也德明則刑息小人用其畏君子用其明有不用法而得用法之意者晝日三接是也兒易曰聖人爲小人明疑而作易爲易釋惧而教小人是故戎之狐之牛之豕之莧之瓜之塗之臭之而射而獲而豶而牿而滅而劓聖人以此爲正名厲威以毒攻毒之器小人知之必怒易易于是可得而惧小人矣易惧小人小人于是可以學易矣張說與庶幾于誣善

宋璟震之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周處升陵幾于爲寇父老共之曰淵蛟山虎與子爲三鬼神之說原諸亨祀蛟虎之義等于豕牛二于聞之卒爲君子此懲戒之福也韓子曰法行狗信虎化爲人聖人以虎制狗以狗誠犬懼其心使知悔留其身使補過聖人之仁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今石經作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何上聲）凶

象正曰噬嗑　震也晉用其明震用其威君子不獲已也故又

以恐懼修省見易曰夫小人之罪惡欲待其貫盈則忄其以宗
社盈貫也潛老夫曰聖人以繫小人之權歸諸國法而即以國
法藏諸天下之耳李林甫震死于雷州之豖猶之楊釗之殪于
馬嵬也秦檜之鐵耳可勝擊乎涑水考亭善治柀茀噬嗑取茀
上法明始終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

象正曰否而晋也危亾之形不敝于上豐豫之言不蔽于下可

謂大人之智矣易簡錄曰凡禍福安危利害絕不並對程子所謂天下事物止有一路導曰其亾其亾心口相語也聖人善于痛發首三語造化无權後三語天命可畏見得氣数在人事中治亂相尋惜不早見潛老夫曰養生者因而塊其國家出世者因而泡其身皆甚甚之吹毛耳善取以盡心者亦安身保國家之苞桑也惑者便以塊泡視之而滅耳折足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陳曰知徐作智）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鮮陸作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馬作粥）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勝音升）

象曰鼎之蠱也人求舊器不求舊夫亦德智力三足而已矣鈌

一不可。　曰世人不能精此利害屈伸之義以崇其何思何慮之德。故往往好居第一。雖其迅機智力自負事業莫收寔則不能澹泊而色厲怙攫耳。非以忠信篤敬之蹊而京州里蠻貊之火其不折足覆餗者鮮矣困石至此。字字哭世終日憧憧知幾者誰。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漢書引此有凶字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 諸家作砎 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輔嗣曰。幾者。去无入有。不可名尋形覩者也。伊川曰。先見則吉

不見則凶。衆人不識。而君子識之。君子不識而氣機識之。蘇傳

曰。怨者失于太早。畏者失于太後。失而矯之。終身不及事會矣。

介也如石。上交无畏。下交无怨。事至則發而已。楊誠齋曰。知幾

最微。而盡于不諂瀆者。欲心一動。諂瀆生焉。此捷徑而禍胎也

李斯上督責之書。張湯摩謁居之足。自謂深于取容。巧于自託

而適足自禍耳。動莫小于風雷。而欲心為最大。吉莫重于不失

其身。而崇高為至輕。誰先見耶。易簡録曰。空洞虛明。幾便是我。

我便是幾。念庵曰。周子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閒者。以念初動當

之違矣。正曰。豫之解也。貴夙也。先覺也。元公曰。雷地豫。地雷復。

坤震之際。動靜之交也。故皆以幾言。豫二貞吉。坤道也。復初元

吉。乾道也。二節總是貞吉悔亡。與咸四爻詞相應。潛老夫曰。坤

震在圓圖之下。邵子所謂不用之用也。豫二貞而復初二。可悟

南旋朔易之幾。智曰。老子云。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邵子知牡

丹于未蓓蕾之先。善喻也。冬至子半一陽蕾之幾也。當午知夜

何俟終日。知微彰剛柔之精義一致。耆烏有不知幾者乎。斷可

識矣。言其斷斷然也。臨事揣摩。相去徑庭。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虞仲翔曰。幾者陽也陽在復初稱幾。老子曰。自知者明。輔嗣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蘇傳曰。不食烏喙者知之審也。顏子不及聖人。猶待知也。玄子曰。擇一善于不善之中。易簡錄曰。言未必不有不善。但未嘗有不知。百僞千邪。在知上消。象正曰。復之坤也。萬物之所還元也。智曰。原无背路。故曰庶幾何必軒輊耶。貴自知而已矣。知即致一。即百慮而一致之道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無非不識不知之帝則也。

天地絪縕虞姚作氤氳說文作壹壹班固典引作烟煴戴侗曰昷常從日萬物化醇男女構精鄭作

靚徐作搆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王栢曰相因曰氤相溫曰氳正曰損之大畜也三陰則損兩陰則畜致一以畜兩是萬物所從出也元公曰澤山山澤化醇化生正與知化之化相應損益盛衰之始也此段與憂患章互舉

潛老夫曰矯厲豫役者遂有冥感却應之病故以三二致一示之咸損蹇轉故咸曰一致損曰致一在乎損益益損而无損无益者不待思議也泰損蘊寅艮之幾三與上易故聖人精義而研出以盡天人之道智曰二不能致一惟二乃神二與一爲三

錯綜具矣。舉一而反三。即舉一而明三矣。一必益一而二之。二必益一而三之。損一則仍二也。二即一也。三亦一也。三因歸一。寔之表法也。何處不然。格物踐形。妙于得友。當其致也。兩意未總。不能致也。即一意未總。亦不能致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易去聲）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與舉正作輔）懼以與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兒易曰。陳仲舉曰。一庭之臣。如河中木。流泛東西。此言陰陽各

端心不恒也反復之徒揣丸逢較物惡而擊之此其道自賊而
已易簡錄曰勿恒者不一也正曰益之屯也益者損已以益人
屯者求人以益身故益有不可聚屯有不可益然亦不可以危
懼而輕與民則險難雜生傷之者至矣此君子所終始慎其言
行也潛老夫曰咸恒損益爲人道之交幾舉益上以藏恒而損
三咸四之人爻交際在乎豫二復而已其知彌高其行彌下
貴於高于下也智曰首三句是涉世之龍蛇也生此陰阻之世
合外無內安往非傷上窮空慄詒世托身人擊鬼擊詎能免耶
精入致一則天道人事往來之理本恒而不變者也一龍一蛇

其恆斃于何思何慮之天下乎。

右第五章 潛老夫曰。上篇引七爻。此篇引十一爻者。皆所以斟量天下。而以咸恆損益明中孚。精豫復之義。明謙禮也。處處呼應。故復復以九卦明之。聖人苦心本在言先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恆虞門下有戶字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雲峯曰乾坤以卦言。物指畫言。彖引曰。撰如雷起風散之類。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在天地為撰在萬物為情。廣之氏曰無形之易括于兩畫之中。謂之縕。故兼形上之稱。有象之易闢于兩畫。之後謂之門故及合德之事。前以神明之德先萬物。明作易之

兼該。此以神明之德承天地。明作易之斷報。潛録曰。下繫言貞
動理治。申言吉凶。申示君子小人。因言人心感應屈伸一致。故
此章明易之體與通。以明失得之報。二即一也。體撰承有體言。
通德承合德言。邵子以百姓爲體。聖人爲用。可知立準爲體。而
以道爲用。此體用皆用也。世衰矣。豈得執上古之渾淪治之耶。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說文作逑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雲峯曰。義之卦名自然有序。至文王稱卦名而序之。則雜而非
義舊矣。然未嘗遠于義也。世之衰也。有不得不然者矣。全曰。類
有義類世類二意。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

朱子曰。往。已定之變。來。方來之變。變之顯者。微之。推本其所從出也。變之幽者闡之。究極其歸處也。此以二卦之互變言也。孔頴達謂開釋也。正言即同而斷則就其詞斷之。法家所謂前案後斷也。此以二卦互變之詞言也。蘇傳曰。道之大者。未始有名。而易寔開而賦之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足而正言。以言爲不足而斷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者也辭者言之悉者也。玄子曰。人事顯。易則以天道而微妙人事之顯。天道幽。易則以人事而闡發天道之幽。

曰。總以明合德

立體而通之也。夫易特立衆論。蓋世以時開。易道愈明。皆物也。

則皆名也。皆之辨之。渾淪必用于分別矣。即卦爻而一切可知

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去聲以明失得之報。鄭云貳當作式

蘇傳曰。道一而已。易必因二而內外好惡。因有失得。易興於中

古者。以因二也。一以自用。二以濟民。明善公曰。上古何得不因

二乎。自用何嘗能離二乎。象取文茂。故貳即二。以爲副貳。亦二

意也。一有天地。一即在二中矣。以小通大。猶以有知無也。時至

事起何得不名以正之耶全書謂因爲重卦貳爲貞悔就一端而論也六十四始乾坤終二濟易以濟爲始終之義是也一有天地一有卦象上古亦必有以呼之呼即名矣玄士諱名必以羲卦无名可鑿一竅夏羲仲曰相持相濟相反相因妙于執兩歸于用中宗一公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一念萌而吉凶之報伏矣人不知易故諱言報應然盛德不期報言報是衰世矣而不得不言也　曰濟民行明失得之報乃能享其何思何慮之天下蓋所以小德川流者即大德之敦化對治與超絕本合德也

右第六章明夫得之報則九天者可證天地之數道神明之德故論世知盲推明後天之事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十二終

周易明論合編卷之十二

皖桐方孔炤潛夫論述

孫　中惪　中履　編錄
　　中通　中泰

繫辭下傳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孔穎達曰上古質素觀象足以垂教中古須繫文詞如連山起神農歸藏起黃帝乾坤起文王身既憂患須示人以處憂患之道蓋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吉凶與民同患合此發嘆作易深心

情見乎辭潛錄曰精屈伸之義而致一知幾辨得失之報而體通合德故復循上下經而三陳九卦焉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馬融修作脩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史繩祖本括蒼龔氏之旨曰三陳而德也次體也次用也胡雲峯曰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亦九卦上經自復而八卦爲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轉爲上經之乾非偶然者于此見

文王之心焉凡十卦既乾不言乾爲君也无離而互離用悔而明也朱升曰前三卦危行也後六卦言孫也上經取履于乾先天乾父叙巽離兌者在履矣取謙于坤先天坤母叙震坎艮者在謙矣復卦乾陽反動于坤之下復禮爲仁之本也而三才之道備矣恒爲下經與體之首下經十一卦有巽體惟益反爲損井反爲困名義相形可以表巽道之用故並取四卦以見意益巽于外井巽于內而又以重巽終焉凖時可曰九卦所以釋天下之憂患也重在于復而先之以履與謙則有意乎言之也夫道歸神迹不相離也然道自命者率以器爲拘以神爲玩者率

以迹爲叢易變動不居者也故掠虛衆岸者依焉此聖人所深
憂也以禮爲之而已兒易曰以易王天下則易常乘陽而畫利
以易禦憂患則易常保險而退藏故履亨必擇有功之卦此十
三者央驟敢岸其音角徵則以奉諸上古王天下之聖人處困
必擇无過之卦此九卦者刻堅隱循其音羽角則以授諸中古
憂患之聖人潛老夫曰上經取王下經取六上奇下偶也邵子
十二用九者三也三即偶錯奇也非三不圓而恒三恒一何往
不然上經天道舉一陰一陽之用于人爻惕位者下經皆三陽
三陰而巽謙一陽總則履謙復禮而恒用損益巽于困井也護

制禮即巽之制也禮終于稱即巽之權而讓之平稱也蓋履謙相伏之卦而復則一陽復禮爲仁見天地之心者也上三貞悔履爲而周之終復爲三周之首謙則九貞悔之終也下經人事以咸恒損益爲首六貞悔之一周故損益而以恒貫之下經九貞悔之終爲困井而以末貞悔中之巽收之皆三其圓三之旨也智曰精其義者入德先從復禮始禮者安上下合外內而用北于南者也眉道多亢故履以旋元謙以平施而復乃无悔矣復得本心而恒以困之世善多以我本自恒而鄙懲窒遷改爲下乘者不知損修益務乃恒之消息盈虛如人終日之飯泄也

自謂聞道矣歷困而後辨焉金以冶煆而益精也困自能通井爲用地彼徒株守而无用者豈所貴于復禮之仁哉故巽以轉風之權終焉自制制世要莫精于制禮之稱物矣文王得其權柄于牖里序卦老子竊其權柄故以謙爲王大學格其權柄以自謙平天下嗟乎人生卽憂患之塲也造化爲爐素履自煉呂梁出入是我輿衛疾焰過風何用躍冶老父每以九卦爲訓反復一過痛哭加錐易之言險阻詩之詠冰淵也空生嫌泣桑戶

一聲不容思慮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

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韓康伯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致故可履也憂患之中何所不有雜可至矣導曰而字有納縛不盡意以字有責成學者意小而辨于物所謂萬象光中獨露者也張獻翼曰損先難而後易顏子也易簡錄曰履謙乾坤人位之爻人道之立一齊至矣一陰一陽以正翻動无有不自知者無非夜半雷聲也次恒損六卦俱三陰三陽无用不平終之以巽完結謙終以明天澤之分蔡虛齋曰井居其所而遷安然而能轉物也來俊臣誣搆深公獄令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彼惧

而謝焉范文正曰居畎之中不義不為况在廟堂豈可謂憂患中无及物之功見易曰時不可設必不得設故羲前无易周公後無禮樂前後非无聖人惟中裕為不憖耳學誠顏淵學即不在仕道誠仲尼道即不在作德誠文王德即不在王信其裕不疑其所不設者耳潛而設躍潛惡其非龍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朱子謂吳入細說在九卦之後弱矣曰三陳皆有辨困辨于己復辨于物井則人己兩極其辨此九卦挈要微言望人辨之見

易曰。取十三卦于八宮。惟坎不取。明上古之聖人。不嬰憂患也此綜九德備七无離。乾坤六子。惟巽獨出。爲中古以後言也文王之莘女。周公之鴻遊乎。文王曰明夷周公歌陰雨苟用乎巽。又安得離潛老夫曰。後天乾起亥而坎艮震左行以上。巽起巳而離坤兌右行以下。半剛半柔。依洛書四五六之順綫而司亥巳之天門地戸焉。巽當風起。方圖坤位。而四月純乾之候也亥至巳爲體藏用以剛自制。起西北而至東出帝。巳至亥爲用藏體以柔制物。起東南而西成夾乾坤焉。剛柔有體而陰陽合德。則剛柔即遍體也。體在用中。无非權也。終巽者貴用也又曰履

不著禮而議制著禮巽乃著制制可知矣謙能稱物而巽曰稱隱禮終于稱可知矣自制妙于三辨困至憂患故用德辨復以小衆萬物之大并以義顯復禮之仁知損益之利害而二恒一矣知謙之有終而巽上行矣卑即尊矣真自知者知至知終于和之中矣之者體也而者幾也以者用也可知禮即大權知乃可與正苦不知故爲之辨正權奇權巽權焉不則藉口威禮以談權變而自陷憂患矣下章遂明變與常之故有度有方以行之

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而邵子曰得一端者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行權輕重合宜而已蓋因物中

節者也義之觀取舜之明察皆精義格物而應事无私者也故以平直制權以權制用而卽以用制權知易禮之不二卽知謙復之爲大權矣立禮與權何遠之有

右第七章 潛老夫曰孔子學爻而曰吾得其人矣三陳九卦寫其發憤反復讀之方知憂患全是德性學問方知轍環刪述發憤至老全感憂患之思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蘇傳曰其書指見口授不可遠索也道則遠矣許曰易書以前民用豈可遠索元公曰易无定位定位皆虛法界玄義惟易包

之。見易曰。知至至之。所謂適也王者有身適巡狩是也。有以權
適者。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是也。有神適者。淮南曰意有所至而
神渭然在之。是也乾適坤曰否。坤適乾曰泰。此自適也乾授三
男以一陽而其治皆乾。坤授三女以一陰而其治皆坤。此以權
適者也乾坤陰陽極而皆變。人見乾莫知其由坤來。人見坤。莫
明其自乾至。此以神適者也。全曰。内外二體爲上下。内而往外。
外而來内。亦曰上下。内之外而内。外之内而外。亦曰上下。故无
常也。剛易柔。柔易剛者。望對也。或剛易剛。柔易柔者。顛對也潛
老夫曰象山句句翻之。舉反因耳。新建謂是良知。指公因也此

章承行權而言權變其神于易然權即德之制變即有其度故首末以道呼之道本至變道又有方不明其故非滯則蕩故之于方權之于制既存有典隨道循无過不及之中節爲各之曰度著其度曰方列之辭曰典其所以然曰故由之曰道道雖盡而因類其典之所載以爲要以爲常不定之宜隨時而遷如冬則宜寒夏則宜暑故要不可執也然不定之中即有一定者爲爲如此冬如此夏是大常也況事事物物之細常變乎離方非也執方亦非也故屬之神明德行之人焉行道之人亦非求方于易外也明其故明其度明其道焉則變亦常矣人心即物理

也。造化也。聖人才三而宰之。以心制法。以法制心。互相制。互相裁者。即造造化之大物理也。故度也者。制變宰物之大權。即太經也。天地鬼神不能違。而況人乎。呼父母則適。此變不變之度也。孝父母則適。此變不變之度也。是大常也。易故定聖人表理之度。爲天然之符。豈无故而嘗名辨物乎。然且執兼名之柢。欲泯貞飛襲變滅度。無我倫與。將朗商臣朱邵。亦是太極所包。而與曾參孝已同一倏乎。一倏厭天下。是萬古厭天下也。聖人不煩多能。而但曰。如降父母。則民視民聽。公爲天討。无父之獍貐矣。兼蕩之槩。尚于偏托虛无。封爻無然。惟此秉時中節。故明知

卦爻。即无卦爻之故、而聖人不贅言无也。明知卦爻即心之故、而聖人不數數言心也。就易有四道、而言四道。已耳、惟恐百姓之惑亂、而深望師保之精義、則聖人之情也。佛翔言日度。謂一切陰陽五行、皆有度數、而變在其中。所以即在其中。聖人制度數以議德行、表于甲曆之節。卦皆其本然、而聖人表之。即以節天地、矣制度通變、皆不離度。後之矜神明者。全厭差別。曾知別即是同。或曰聖人不贅言數言。而今何以言耶。曰時當諸家紛紜。不得不一正告、以求我于象耶。果是其人。則飛舞于易中。左畫圓。右畫方。不妨能專。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內外之戒。出者度其內之應。入者度其外之應。非有脫誤。朱子發曰。出自內卦而往外。入自外卦而來內。潜老夫曰。看遇卦爻猶人遇事勢也時位自有內外出入。憂悔吝者存乎介。而吉凶同患。善不善必使知之。變亦有素。適亦有素。素之中節。則其度也。知則素矣。懼以終始。是中庸之素也。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舊本无无字

干寶曰。易道戒懼爲本。雖无師保切磨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

母之臨已也蘇傳曰爻所以有出入者爲之造憂患之端惧而後用法也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不明其故則苟免矣智曰孝經春秋蓍龜守之豈兵刑地獄所能比其迅利者哉人痛則呼父母可知日誦夜夢之爻相臨也覩闇與不覩聞爻相惧也率者揆者由其適度明其適常則鬼眯獸逞之不能勝我蓍龜明矣是爲貫常變之大要四十二章經曰人事天地鬼神不如事其二親二親最神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无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

其人。招隱曰易无方者也无方而有方不可執而可挨故曰先聖後聖其挨一也藏一曰昧虚行二字拘方不可襲變又非福始禍先倖獲苟免俱不中用。潛老夫曰言變而即言度言方而即言人謂聖人爲隨立隨掃可也。

右第八章 潛老夫曰上繫已言書不盡言此則三章皆言易書言神明之人貴行其道故曰變易從道此是胎骨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全曰原始要終以正卦言原始反終以反對言然可通也觀于始終而卦體見觀于時物而爻體見先儒謂六位時成人日用

間觀自已所居之位何在卽以此位處之所謂素位而行易意曰承上章道不虛行而卽六位以示素位之時中也潛老夫曰舊言陰陽爲位剛柔往來居之爲質此一端也聖人因權變常度之難明恐高者蕩之拘者泥之故前常曰通此特言質吾故分一切語皆有質論通論隱論費論時乘之變適其度卽此時此物而宜之矣合觀六爻于相雜時其宜乃辨辨六爻而彖爲統辨六十四而八卦爲統辨乾坤統六子而太極爲統孰一太極爲孰統惡別之疵矣孰一切皆太極亦荒胃而義不精也孔子曰不過乎物必以雜時而物之卽質卽通故示以居要而要

以善用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繫言曰初與終對擬之與卒成之對顛倒句也全曰初微末用故乾初詞潛上極窮變故乾上亢位諸卦遇初上皆无當位不當位之詞初不言一與下上不言六與終大過本末弱也乾象陽在下也則上爲末可知互文以見也明善公曰本涵意而末形末則見成理事故初難上易不指繫詞聖人說以通論之則初辭之擬君子樂玩卒成之終百姓與能

若夫雜物撰德鄭玄作算撰德作筭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晉岳公曰漢儒以中爻論互體邵子亦有六爻用四爻之論在此本解謂六爻備爲始終析初上爲本末合中爻曰備物指陰陽德指健順也然王弼闢互正見其礙觀三互圖易簡精蘊下爻三四相得正成下互之功三五相得正成上互之功三四爲一卦全體之中二五爲上下二體之中雜言畫變原具至理與

觀我公曰聖人无是非而因天下之是非即以轉天下之是非而即以殺天下之是非皆本然而使人明其時位之當然也往謂麟經象魏上律龜馬之時于此可悟

隱亦并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徐作智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潛老夫曰聖人發此一噫爲人不知居要而玄者又執不可典要之指充豈不悞乎故就一卦以彖全之約六爻之義而豫定其居也然離六爻之雜而彖亦隱矣故曰度與變物與時皆費而隱也易之爲道不留存亡吉凶而善亡不存亡吉凶窺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北極則其要无咎乃真典要哉用半圜全一在二中過半之思似乎有餘不敢盡也實則盡而又盡而祗宜加是耳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歟正无近也二字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蘇傳曰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則懼矣故二善宜著四善宜隱柔者有依而立二逺无依而无咎者中也全曰五爲一卦之尊故逺近自五而言見曰君臣之間近者狎與毀非比昵則震主矣古人使其君徹信之久而思之逺也五臣皆隨重耳而趙衰能善後張霍同輔宣帝而留民獨白全善于逺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侯果曰邪者不定之辭或柔居而吉得其時也剛而凶和其應也韓康伯曰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不違節也貴柔者含弘居

中順不失貞也剛以犯物柔以卑佞豈其善耶楊誠齋曰易言

體用君子通其變而得常極其用而得體是善學易者其言過二

多譽之上有其善不同此節无之蓋譽懼雖不同皆可謂之善

凶則不可為善矣故不言也明卿曰學易必原始要終細觀其

究明物察倫非空口玄妙也

右第九章此章者要善用以明其常變也道不虛行即貫知通亦不離此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才今石經作材下倣此故六六者非他也

邵子曰一役二以生三而一役三三復役二也二以一為本三

以二為本。四以三為本。六以五為本。故一極三而兩其三為六又兩之為十二。陽大而兼陰半為九。即四分用三也。以二卦言之陰陽各三。以六爻言之。天地人各二也。陰陽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陰陽。皆有无之極也。也不齊以三成十八變當天地人。合六爻為二爻。以悉而等之也。易意曰。上係三極之道本之動。即卦以才其太極也。此明三才之道。歸諸六。即爻才以顯太極。又用示體之道也。潛老夫曰。爻古交字。從二中五而交之也。一以二用。道以用顯。用以交幾。序人于天地之中而三俱成才。是聖人之才也。聖人而不著書。則天地亦不成其才矣

才言用也用即道也貴適變而中常度之道也兩爻介之遥分三才此從上而下數也內外卦各三才而上天下地人才其中道而言之未成天也旣立地也變通人也皆地皆天則皆人也廣大備上繫因生生而三絫之此復因論質要悉之于書書與意象與神神與明猶費與隱之二而一故示兼焉猶以爲未悉也故因時物之雜而辨等焉因質而文著焉可見之文質皆質也兼文質而費如是隱亦如是者道也因其變動以名道而凡言有即无者未可以辨是非而要无咎也故著其當焉前開而當名此悉而當理也兩无不兼矣三无不才矣又何待言乎

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去聲)故吉凶生焉

朱子曰文不當非當則吉不當則凶不當內自有吉凶也纂言曰三畫不謂之爻惟六而陰陽往來于其上此交錯而變變者也元公曰率性之謂道凡道皆指已發言之獨道則動在中矣潛老夫曰等者等而不等之謂也萬有不齊故表道以齊之各物其物等其等則于道似不齊也而即以齊之矣明不齊齊之之度而不齊之變亦常則謂之聽其不齊可也目以視爲道乎以持爲道其道不一即其所以一也中庸辨等殺易卦當時物

始信道不虛行。我故曰純亦不已。雜亦不已。

右第十章 潛老夫曰。物以實其虛。文以形其質。但論爻位。即以彌綸虛空。故惟此一道。而繫辭以悉之。正所謂動賾皆易簡也。三言易之爲書。可知讀書之士。讀其合外內之書。即是真易矣。尋行習訓。不知廣大悉備者。非讀書者也。徒爲固陋言。掃除者所哂。智日者能分別于第一義而不動。興落階級。翻是贅語。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子瞻曰。得其大者。縱横順逆。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廢物也。得其小者。懼以終始。猶可以免咎。野同錄曰。東坡意在偏愛玄蕩而

反高其地步故取理之近似而寔誣聖人甚矣天地賴聖人爲政府此天地所以享一切現成也聖人賴此无咎爲符此聖人所以享一切現成也末流掠虛誣易藉此不廢一語以藏其罔貨之肆乃欲以罔貨廢揚過廢道理耶既有塗毒之流容作稍黄之藥而誦法者乃欲廢理廢經以從之孟子曰能言距者聖人之徒惧而嚼齒矣惧以終始其要无咎所以能百物不廢也聖人不任至人亦不任聖人而托法賢人止言无咎此聖人所以神若任至人寔廢物耳導曰其於世之意耶同患之情也其有憂患乎反身之要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王文諭諫之旨也于

紂不爲親諱于文而考其王郎作繇經之義爻成數萬其指數千此以數語上下二代其筆削微權乎兩使字有從我則治易我則亂意章教于身垂誡萬世歸于惧終始要无咎而已能惕曰在水不知水上岸然後知爲水聖人終身在戒惧中故不知有不戒惧處常人放肆故覺戒惧而又畏之其定天下乃惕海也消老天日上言憂悔吝存乎介震无咎存乎悔此正呼應帝出東方恐君比位貞元之道聖人握龍之首尾也惧即其飛躍矣易无非物慮彌綸之至理即藏于動慣屈伸之物理要用于繼善安心之至理三而一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而存乎无咎

之人神明之時措之明示洸洋玄解不可謂道故曰此之謂易之道也智曰各安生理之聖諭正是百物不廢其要无咎可悟乾坤乃鄉約之都亭也喜惧相混是讀法振鐸之大權

右第十一章　廣之氏曰詩教曰思无邪易道曰要无咎无此會心悟道正是大病潜老夫曰貞一善動至此俱終始要无咎而易簡决矣然以死惧人則狗苟避縮者狠悍不顧者不成二險阻乎故總提健順之德行恒易恒簡以悦心研慮爲何思何慮之底能乃能情僞盡知而繫詞即寓知　言之用焉揀邪辨異人心常正乃完惧要之責而險阻皆易簡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朱子曰自上視下見險自下升上見阻其後以象証之莫險于水莫阻于山後天乾順行遇坎艮故知險先天坤逆行見艮坎故知阻蘇傳曰處下以傾高則高者必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而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張獻翼曰材之自然爲飛魚游也然飛困于弋游困于網健順亦不可恃貴得天下之理則險阻在前无不知矣潛老夫曰二繫四舉易簡首言易簡得天下之理次言易簡之善下篇言貞動而乾坤以確隤示人末章備言德行恒易簡以知險阻而示人研慮知言則以苟且爲易簡者不善用矣要惟天下之理得則動隨象數皆易簡也

研極精入正所以易簡也上下傳兩收德行貫在乾坤之純惟至惟恒則用六子六十四之雜而皆純矣本自易知簡能者先天也善用其知能者後天也先在後中正有善用故易示人善用之方即是貞一而易之所以爲易即在其中豈憂缺少哉首節言乾坤之知即能也次節言體乾坤之聖人說心研慮定吉凶之二端歸无咎之一吉成亹亹之不已任變化之云爲即事用知成能與能是聖人教人之善用知能也象告復以情言所貴純者爲其知雜而不爲雜所險阻也易惟无情能窮天下之情法易者公公乃大集聖人忘情而性其情故无不近情而能

因險阻以轉天下之情此所以代天憂患而卽樂其天因情知
僞而嘿成德行聖人之情見乎辭天下之情亦見乎辭修詞立
誠人爻惕業知命知禮結以知言鼓舞在辭時有卒雅道藏象
敎舉措時義孟子之學得之于此總是用天下之知能濟天下
之知能貴善用也天下之情得天下之理得矣先天後天之理
得則用先後无先後之理得矣此易簡之善也立乎其中行乎
其中成位乎其中矣　日中庸以費隱素三字舉時中之直
造察鳶魚无非卦爻則易簡得矣素貫寂感有何險阻則易簡
恒矣精致研說即是何思何慮必濟水火以善民用知味嘗耆。

乃爲不負乾坤、字可委不知即與知之一語而暴棄知能飲食乎。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王晷例曰侯之二字衍文韓注不衍者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東坡謂定天下吉凶二句爲重見之誤非也導曰者字急接是故字。易簡與人同研說與人異。具此能者、吉凶劃然、鼓舞不倦。不問造化人事、吉之先見經其神眼、藏往知來、判如黑白、蓋惟贊法乾坤之功、兩節一分。者字落空、評意遂晦、虛舟曰高流受言何思何慮便諱言精入研說、不知已屬兩撇、乃自便其肆情

情陋之意見耳。聖人无假于蓍龜而具足于研忱。發憤至老。韋編三絕。知器知來。差別无逃。彼播器事云爲。以言本體。乃激權耳。教人但言不失本心。亦是舉因切要。歆人直會耳。非入用詳別之實論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蘇傳曰。萬物自生自成。天地設位而已。聖人无能。因天下之已能者而遂成之。故人爲我謀之明。鬼爲我謀之幽。百姓之愚可與知焉。導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必待聖人以有功成能。即知器知來。承上兩能字來。人謀鬼謀。指揲蓍事。百姓與能。无研說

之功分易簡之理既堅之曰一切皆有當然之位雖虛流變化而確有節序上下惟有天地則曰此天地之所設也易準天地卽才天地卽以主天地天地不能違而況人鬼乎潛老夫曰與能不可能之謂知之則高闇耳當別其有能有不能者有能而自以爲不能者不能而望人之成能者序倫列事協藝食力无非悅也无非洋溢也言道德以化天下之能使天下自成其能而卽以養其道德此所以成位其中鼓舞不倦也但曰无見卽无險阻急口休心耳其流必有藐廢帝王之患但曰本自无見仍是巧言豈與民同患之告耶故下文又申彖吉情言方可以

公民之聽熟而轉其好惡之天。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註曰八卦即六十四以畫象示人也情言爲繫詞也潛老夫曰。先天不能不後天純不能不雜居此吉凶同患者所以神明乎天道民故也。純在雜中。譬之水焉。水之味甘。水彌此盂。甘亦彌此盂也。必知其甘之所在而水味得矣。因凝而冰。冰亦此盂水也。因加溫焉溫亦彌此盂也。因甘之宜人而絜則宜穢則不宜。此不可不知也。少穢而以礬澄之。味變而以火洗之。加味而鹽汁之解毒而以蜜飲之者不可不知也。聖人知帶知來皆以易

簡知險阻之理而知之也知雜之即純而又知雜中之純焉又知純在雜中之善不善焉皆以知易簡之善知之也易以變動爲用人以變動分幾悉其情僞不得不然易固如鏡照用同時者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畧例曰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巧歷不能美也陵三軍者或懼朝儀暴威武者困于酒色近不必比遠不必乖聲應不均高下也氣求不齊體質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降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

趣何患乎異心。苟識其情。不憂乎遠。睽知其類。異知其通。唯研說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比後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放君主。而不可危也。屛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邢璹曰。正應相感。是實情。遯之二五也。不正相感。是僞情。頤之三上也。有應雖遠相追。睽之三上也。无應近則相取。賁之二三也。蘇傳曰。以利言之。則有變動而道固自如也。順所愛則謂之吉。犯所惡則謂之凶。我愛而彼惡。則我謂吉者彼謂凶矣。故曰情遷。自近觀之則遠。自遠觀之則近。信其人則以爲利已。不信其人則以爲害已。此情僞之蔽也。近不相得非我之罪也。然亦有以致之矣。全曰。剛柔往來乎位。故曰徙居以變而成卦。則以成卦爲利。利見利涉之類是也。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取猶求也。資也。相取則有事。故以悔

然言之相攻則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指爻之上下同體及比應是也下近字專指比爻又曰情專曰攻有相攻而吉者專於所當愛當惡者也有相攻而凶者專於不當愛不當惡者也相取如一爻或爲卦主或爲應比遠取之近亦取之不能皆遂其所取則悔也吝也愛惡遠近情僞之情日用常見隨其所居之位而常自考其情是學易者也見易曰疾攻其中自作之孽天凶可謝曰非我孽也是故易不惡凶惡吝也訟惕于隱補過于功夫吉不可幸曰我功也是故易不喜吉喜悔也潛老夫曰大學格致惟此民之好惡易知天地萬物之情而類情即以

逼德彼酷禁无情之科與滅理縱情之禍皆相沿相伏之攻取也吹毛索僞何者非僞動訶勉強則悍惡爲真故君子最妨不情之僞而窮理能消已甚之情折中之日適得而幾矣然誰不曰自適哉此時措宜民者必表度以適變而立仁與義乃能順理也近而不得佹與忌隨危哉人我之間幾從近始聖人以卦爻示人人能以卦爻睽物則邵子所謂以物觀物安有我于其間哉易簡知險阻而險阻皆易簡矣智曰狥之是險阻也逃之亦險阻也求免于狥逃亦險阻也篤士之堅忍苦捷達士之儻忽委蛇所逃非所狥也好學明理强恕反身是皆備之飲食也

正用即得。溺于時宜。聖人因愛惡以聽愛惡。而即以臧天下之愛惡矣。是恒易簡之知而无知能而无能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仲翔曰叛者坎人之辭也。坎爲隱伏。枝者離人之辭也。火性炎上。寡者艮人之辭也。言有序。躁者震人之辭也。笑言啞啞。游者兑人之辭也。兑爲口舌。屈者巽人之辭也。史巫紛若。上傳終乾坤。下傳終六子。玄子曰。七國上書析錯。慙也。商鞅說孝公。枝也。申公劉晃之雜家也。淳于髡見梁惠王語三日夜。多也。公孫弘

讃蓋汲汲也夷之見孟子陋也郝京山曰詩書論世可知其人
聖人有言百家亦有言君不能知豈能教學善治自荒宕隱怪
縱橫飛鉗士爭詭辯以相高媚世而六經薄蝕龐雜咙聒秦昇
之火有激而然漢時粗誦一經則安車造門矣沿此訓詁拘牽
詞澡浮靡矯成枯陋放則洸洋割聖道以奉二氏而又聚偏上
廢事之談鋒皆不盡情偽不知言也故易終六辭論語終三知
陳幾亭曰聖人刪述欲學者之易簡博約也故經秦火而道法
流傳此修詞立其誠之大業也觀聖人之情見乎辭則知象辭
之情偽矣馮恭定曰象告情言則微言大義罕言雅言具矣既

盡情偽自然知言潛老夫曰未舉諸既六惟一言懸上傳之然成立象也時然後言言即无言文周正當午運繫詞知言爲盡情偽表治教之大藥蒼爲逃傳于删辯非得已坐視卒獸而畏禍縮首耶此必无所避者迷吏循貪生之情毀聖人爲大護而又以謬悠藏其狎侮使人憐才以憤激護之誰得其情乎孟子功不在禹下而世之詆訴者非若荀況也惜惡其闢也六者恒情而首末有奇情焉凡欲自飾其慚而以屈人鬪勝者多寡枝游皆其術也深恬設伏詭隨豹奇或尸不言以糞謨典或雄白挺以鞭天地先嚙理障以塞正論酷擾屠剝使人自顧不暇而

彼乃冥肆誰能難之此其誠遁巧偽豈不百倍孟子時乎易合理象數爲費隱一貫之書善全民用適中于時神也準也變也度也皆因二貞一之幾隨物徵驗者也諸子百家豈能逃此恒易簡知險阻之範圍哉神哉夫子蓋以知言徵權望不惑之後學云。

右第十二章

詁曰上篇多談理下篇多釋義而始終易簡司馬談謂儒者博而寡要皆不知聖學之易簡也

義曰上繫終篇以立象明乾坤而歸諸嘿成貴忘象所以立象也是先天之學下繫此篇以象告明乾坤而終于六辭貴立象以盡情變而知言爲命禮之符是後天之學潛老夫曰後天之學固後天先天之學亦後天也止盡後天即是先天无先无後无容辭矣又曰二繫傳各十二章時也二十四氣節也无非表法